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史三百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來修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騏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千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拭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英端徙大

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
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
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
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
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
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
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
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
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
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

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
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
日兩宮万万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
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
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
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一
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
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世間謀兩宮者固非一人
獨陳源在壽皇朝得非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
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

鑿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太子歡然宗社有永顧
不幸歟居亾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
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
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
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
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
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門
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
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
誤以臣克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

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
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興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
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
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甃甃光宗曰素知卿忠直
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
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人官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
寔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悃
臣子至此爲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
夕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見儲之義豈知遽踐大
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祐所係陛下

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見之誠而已因擬起居
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
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奉
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
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
可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
太平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必是宮
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
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
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比一門耳夫

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卽書矣使不可
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
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
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
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
李燾京鏜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
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
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
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
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吊祭接送

伴使初未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
密熹以上疏見紕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
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
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
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
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
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
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
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
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勤停嘉泰元

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
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實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
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
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自得
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
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
蓋始終將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
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
經解祭儀正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
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

謚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
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
士而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
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
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爲召
糴寔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繁爲罷糴民
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
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
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

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
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疆兵當求功利之實
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
重鎮其論行都以爲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
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
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
渚曰京口當爲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疆則國
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秘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
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卽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
則王不足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爲帝今

之郡縣卽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此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吳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制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至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詣王謝主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

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枕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裳製渾天儀

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
息披圖則思祖宗境上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
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
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此
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
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
講必援古證今卽事明理凡可以開道王心者無不
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
諫者其蔽有三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
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

病而求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
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自不得其
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
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
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
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
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寢弛裳上疏曰壽皇
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
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乎又
論荆襄刑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

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不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于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曾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瑣奏旬餘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監門制充翊

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為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炷香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

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卽位靈武
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
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
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
輒與蒯瞶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
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 非有 心也陛下何疑
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
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
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
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

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故
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
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
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
莫不以爲疑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
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
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
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
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
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

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
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張請外謂臣職
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
當日夕求對以抹王失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
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
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
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
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
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
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函入臨寧宗卽位裳病不
能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
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
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
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
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
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
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喞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
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

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
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爲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
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
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
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
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
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
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
自由陛下能不拂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
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

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
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趨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
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
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
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
十漸以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
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
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
覺故蒙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
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

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耻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

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曠爲虐陛下禱群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宫小學教授寧

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柰何止之又據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小人得志常

多益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徃徃不忤人王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爲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疆聽

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官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疆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二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關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消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似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又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

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櫻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兩雷電旣濟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

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出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

見後悔何及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閤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旣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䟽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

十五贈太保謚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玠死度言挺子

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託已爲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爲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

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
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
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
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
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
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
然長小人聲譏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
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
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

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爲國
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冲佑祿
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
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
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
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朝論欲囿侂胄首以泗州五
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
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累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
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

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飢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冑常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官嘉定

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攢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已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

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
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為館職
數月止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
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上
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甘
不聽納告勅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
除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
以嚴興禮安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寔陪廟祀
見其祝於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

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
月大踈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
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
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
言乃為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
遷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
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
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
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
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

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劄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在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夫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爲陽而女爲陰君子爲陽而小人爲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聞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駟以言事以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爲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而潭州趙

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襄爲國巨屏而權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畧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爲四路以文臣爲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爲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縮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爲民害蓋自咸平馬元

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
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
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
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爲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
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日是
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
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
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
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
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

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
中允袁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
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
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
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
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
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
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
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
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

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乎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宜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掾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

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爲立捕黥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中祐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中大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撝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閑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乃可懼而免耶侂胄旣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安

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亦去侂冑不可及侂冑誅郎
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冑得罪
歿於瘴鄉雖贈官昇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
冑過尤朱熹論侂冑竊弄成柄皆爲中傷降官鐫職
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冑以得罪者
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寃除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
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
革侂冑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
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動

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爲經久之計
儻初志畧遂卽乞身而歸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
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
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
學趨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
一秦檜當國以秦墳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秘
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
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
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

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
急於自媒爭獻疆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茂聞
宜杜邪諂之路再歸故官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
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
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駉曰惟卿與
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
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
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
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
得失駉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

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
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
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
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
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
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駉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
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
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駉請正儲位以安人
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趙汝愚爲右丞相駉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

宋史及傳卷一百五十二 二十五
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騃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
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特傳言
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
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騃曰以閣門去經筵何
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
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
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
謚文簡

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

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
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
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
嘗經畧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
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
臣中擇才畧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
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享其恩
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
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
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

太常丞進秘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爲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爲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爲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爲太學錄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爲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群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

九日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
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
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
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
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
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叙彝
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
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
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

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
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玕請憲聖太后
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
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
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
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王
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
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
山陵事罷之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
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佞胄躡

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污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二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卽以便宜發廩振採而後以聞侂冑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䟽薦二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騏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騏嘗詆譏呂祖謙至親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爲師友卽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二

論以未熹其辭亦欲稱其德故惡而二人交

論事國則其辭亦欲稱其德故惡而二人交

論事國則其辭亦欲稱其德故惡而二人交

論事國則其辭亦欲稱其德故惡而二人交

論事國則其辭亦欲稱其德故惡而二人交

論事國則其辭亦欲稱其德故惡而二人交

論事國則其辭亦欲稱其德故惡而二人交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鑾國置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

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王簿秘書郎韓侂

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

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

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

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旣而親饗太廟紘旣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僞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用絃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
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
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絃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
子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
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留
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
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
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
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

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旣而
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
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
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折號與澹席甫逼
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
言者今日言之耳旣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
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
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
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
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

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闕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俱絀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月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

立異耶以資政殿太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治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權奸斥逐善類主僞黨之禁賢士爲之一空其後更化兇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爲太學正守太

常博士孝宗卽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
時金人請和約爲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爲請栗上封
事言前日之和誠爲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
彼爲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
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
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
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
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
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
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

正之心安得不携貳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
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止移書諭以兩國誓
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
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
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
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泣權大臣審權
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
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
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
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

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爲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金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托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

里平時屯戍誠若無光盟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爲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爲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克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界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

栗以爲不可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
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
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
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
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
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招南向穆北向別廟
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隨本堂南向而無西北之位
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
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
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
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
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諭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
勢方病大瘳非徒瘳也又苦蹊蹶又類辟且病痲臣
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
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
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
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卽對之曰今日
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
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
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

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
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
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
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
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
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
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
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
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
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

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
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脉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
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
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亾故中風
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
爲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南劔除夔路提
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羈
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
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
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繕甲

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粟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爲釁端帥聞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集家丁及役八砦義軍列陳于沱河橋與官軍戰潰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粟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

是懼與其母冉氏謀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徼遂安旣而汝翼入都訢栗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栗親書奏狀繳還併辨其事上大恕會近臣有救解者尋坐栗身爲帥臣擅格上命落職罷歸旣而理寺追究事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栗累更事任清介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又改知潭州陰秘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彈爲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熹

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顧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雅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逆索高價門生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鳳闕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

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盖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劾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始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盖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

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栗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閱之從子登紹興

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脩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旣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爲詳審寧宗卽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
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
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
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
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太
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
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言間發
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
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玆
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

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
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
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
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
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西掖詞命舊卒以數人共
一詞文虎以爲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迺人人各
爲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
士兼侍讀實錄院修撰修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
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
虎以博治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又司學校專

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
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爲韓侂胄童子師欲見
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
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
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泪沒
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大學錄遷博士數月轉
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
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
財四年嘉泰二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奉國公韓侂

胄顯朝權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
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
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刺
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
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
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剗國
用司自爲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爲同知國用事掎
克民財州郡騷動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
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爲平章軍國事常
語人曰自強惟一歎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

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語侂胄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爲蜀王侂胄姦兇久盜國柄自強實爲之表裏旣開邊隙朝野洶洶二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芑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僞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爲慶元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爲多嘗知泉州爲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積惡有素豈以晚節

易所守哉聞者哂之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
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參大政遂
薦鏜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爲臺官給事中王
希呂曰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
鏜其人也上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銳
志恢復羣臣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爲大功可旦暮
致鏜獨言天下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
善其言鏜於是極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
切至上悅擢爲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

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下欲引見鏜爲儉佐以旨拒之
使者請少留闕下鏜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
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
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
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
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御命而來繫北朝之惠
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藏
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
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

之差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其久鏜印館相禮者
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卽席金人迫之鏜弗爲
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
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之鏜不可奪馳白其主
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
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義
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
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
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
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

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音節今之毛遂也惟陛
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以鏜爲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歛弛利以予民
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爲刑部尚
書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爲左丞相當是
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
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徃徃沉滯不偶鏜旣得位一
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
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僞學之禁後宦
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

人而止可乎鏗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
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爲
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爲戒上於是謫德
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侂冑意也居無何以年
老請免相薨贈太保謚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十里
言改謚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立志爲學積數
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
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
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嵯縣

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
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
嫗驚伏曰某與其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
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一
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
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
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
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薦之孝宗召見深
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
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

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
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
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
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
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旣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
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
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
以奉明詔上領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
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
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即位

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爲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
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閣門事韓侂
胄破格轉遥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
磨厲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
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驀越五官而轉
遥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
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
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
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駟論
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駟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

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七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

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耻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彛憲會墾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隳壞紀綱莫此爲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爲總護使

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
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
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嘉者上
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為僞黨深甫擲其
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
耳果有何罪乎余嘉熹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
奏知行遣以厲其餘余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
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
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
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為理宗

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
州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
元年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
之為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
帝既躬三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
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如
聖意者以苟且為安榮以姑息為仁恕以不肯任事
為簡重以不敢任怨為老成敢言者指為輕儇鮮耻
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

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
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
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
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爲當
時所予黨事旣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
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
之後至闈人掩閣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爲尚書二年
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
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
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

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
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
辭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胄開邊及守
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
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
薦其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秘閣歷官至轉運副使
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
徼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爲真加直龍圖閣以稱
職擢徽猷閣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戶

部侍郎進權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徒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簿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吏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爲孝被於其大者且忍爲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構善類亦何憚而不爲乎謝深甫出處舊吏民其迹若無可議爲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僞舉之禁罔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傳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強鄭丙許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鏗之仗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定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爲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僞學之

宋史列傳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五
詔以是為非以正為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
鑑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其初服矣况偽學之目職者以為
鑑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史二百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重曩前書丞相纂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備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温州教授為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一百五十四

七

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
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
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
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
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
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
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
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
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曰
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

凡有朔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
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為姦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
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詰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
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
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宥
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
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
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
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

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
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
聖孝於是上感悞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
士院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
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
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
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
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
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
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

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立嘆曰
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以知閣門事與
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
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
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爲吏
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
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嘗副
鑰爲館伴以鑰不附已深嫌之侂胄誅詔起鑰爲翰
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
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

視鑰曰父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亟
首鑰曰和好待此而決姦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
從之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寃鑰乞正趙師召之
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
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
太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
謚宣獻鑰文辭精傳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
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爲御史以

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
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
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爲相始禁
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
僅遷一秩爲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爲主管吏部
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
寔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寔錄核其正舛率有
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
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
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寔晉義烏間所築最堅柰何

以脆薄易堅厚乎特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
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寔聞遂罷戎帥召
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工部
陳傳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
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
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
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臣所以爲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
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常
引見于北宮素惟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

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
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
方爲制服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
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
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
兼知慶元府召爲吏部郎中四遷爲司農卿明年兼
戶部侍郎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召爲戶部侍郎升尚
書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
韓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
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

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權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爲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錘錢重褚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

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爲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爲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

願謚元顥謚純願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
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宮薨贈
少師謚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
檢法官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爲首吏
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
應龍閱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
州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與逸盜于死應龍力
與之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

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博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
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
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歿高安應龍爲之經紀其喪且
爲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
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
凜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陳自強當國乃舊
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
守工部員外郎進戶部侍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錄院
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守秘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時
金主徒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

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爲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爲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出於裴垪之疏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爲卒吮疽事應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將軍得以賄遷專事掎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會景獻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文肅子榮叟官至參知政事謚文靖深叟官終將作監丞清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傳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爲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監博士召除吏部員外

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爲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婿強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

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闢涅割父彥傳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拭拭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志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有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

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
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搗而我師亦甚憊也上
皇邊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
已三十年來闕者全懷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輕以襄
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
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旣分動靜進退之理異
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
秦有函谷蜀有劔閣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
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
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

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
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
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
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
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頻動中
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
足下人患不爲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
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
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
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

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
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以既在濠全不敢南侵改知撫
州韓侂胄宿聞既名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
客詣既既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
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
出吾肯出其門哉既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
批旨下祠既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
而已朱熹嘗惜其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
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

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
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
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為
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
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
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
淮皆辟為屬人為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
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
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

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祐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

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身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讒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

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
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
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埴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
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
所嫉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
官時楊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
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
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
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

雖實有勲勞毋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教

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瀆亂名器乞

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熈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

院編修官熈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吏浩黃祖舜爲游

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

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

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表

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

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

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

已立動有物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親用事游為樞臣張壽言觀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燕遜以閉上詰語所自来燕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三矣宣撫川陝辟為幹辦公事游為炎陳進取之策以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自必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粟則攻無則守兵強子挺代掌兵頗驕恣

傾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徇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人見上曰卿筆力回幹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寔錄院檢討官嘉泰二

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寔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攬同
修國史寔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秘書監三年
書成遂升寶童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
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右泉記見譏清議朱
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
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
揚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
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
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

復之謀諸將債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
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
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
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
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
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
濠州金帥統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
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
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

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令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願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與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與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少宗浩不能詰授以詔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奏議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侍從

罪首謀增歲幣三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甲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誓如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攻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愾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帥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

信所叅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
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
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
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
此求彼吾有言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
孺曰留於此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
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
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冑再
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
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

以口舌折疆敵金人計屈情亢然憤其不屈議用弗
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亟首皆前信孺所持
不可者柟曰廟堂信孺辦折敵酋於疆懷未易告語
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
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
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卽北山
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爲後金人薄儀
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
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
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

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
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
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旣齟齬歸營
居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費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
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
死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調
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
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
子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
成說矣坐白事忤侂胄得辜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
者近臣以柟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
北行柟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記恩及子孫
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爲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
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對已
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
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
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
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
已誅和議遂決柟持金人牒歸求亟侂胄首以起居

卽許奕爲通謝使柎爲通謝所參謀官柎自軍前再
還議以侂冑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柎奏和約之成皆
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
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柎不俺人楊巳多之守軍
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撰
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
請謚先孺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
皆負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
爲韓侂冑著堂記君子措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
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柎北歸請錄信
孺之功長者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五

宋史三百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留書君丞相驛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温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領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授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

安郡爲皇子王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雨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

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旣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俊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

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冠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伊穡召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言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謝入覲乞卽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向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幾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

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
十二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
福州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
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為右丞
相上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
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
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
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
募二千人克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
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

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謹叟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
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闕則
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
抗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
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
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
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
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
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
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

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畧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
之指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
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
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
不信也手詔旣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親視草爲光
祖甲科發也上遣覲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
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
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
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治本朝之治與三伐同風
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

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
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
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
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
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十年
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
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
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
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
老之碑賜馬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

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部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為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

里將毋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高宗命
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
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
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
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
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
寶楛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
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周封守選將帥明
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
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

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啓邪心出淮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

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帥吳拱郭田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已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獄祠之負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負外置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卽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獄祠八

百負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淳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伯康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筭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為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

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

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彊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爲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若絕其請嘗言跡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毋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

家人也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計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謚文定初朱熹爲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爲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卽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旣進見雄極論恢復

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卽除右史兩月除舍人
金使耶律子敬賀會庭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
敢隱邏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其以子敬所言對上不
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
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論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
卽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復置恢復局日
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
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蓋以諸陵梓宮歸
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
儀雄旣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

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鬪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
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
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
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
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耻言農事微有西晉
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
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
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按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
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

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雄請處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訴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爲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主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王渥爲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

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盖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爲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卽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卽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廣西橫山買馬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甚嚮栻衆皆忘嫉洎栻復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時司

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元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脩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州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大學上舍第調滄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爲學官積千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召爲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鑄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太

元師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旣抵鎮二年冬聞父死乃解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盜張琪殘徽州邦彥遣裨將平之改

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者所以徇國家之急比年知權邦彥美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舊餘悉罷之紹興元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略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

恩立威之姦懷護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元節其用股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朱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次濟艱難資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邦彥在樞密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吳之爭先安可隨應隨解不制

人而制於人哉季蒙推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願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略虛名耳蓋助願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克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衍為後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為兼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拱帳會諸甲堂夫

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蒲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以期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為宣撫使興元都統制吳曦副之尋加曦為陝西招

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二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爲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衍可騎以驅馳當發二千騎往蓋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爲蜀王曦遺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爲興元帥劉申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卽揖二人起去

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買舟稱曦爲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劔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詔落職降二官筠州居注再陣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又賓州陳謙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敕令所刪修官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

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力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蠻加直煥章閣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為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胄謀擾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扇為盜謙移書侂胄曰金若倚羣盜行剽掠之策豈得以敗亾為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燮罪且求罷上諭旨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同參謀官金兵深入

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眾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侂胄歿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二謙有鳴聲早為善類所予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胄為我王士論繇是簿之也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興未渡江居湖州為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巖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

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松分師兩淮已而召還爲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冑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勦敵且募生擒僞帥未幾川交戰屢衄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及復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侂冑誅御史章變論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爲僞學之禁毒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拭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諛之徒何足算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五

自惰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日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畱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

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玘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什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閣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禫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卽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

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
缺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
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
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
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
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乃直
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謂
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
侂胄疑汝愚詎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
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

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英
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
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
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進流江南在建康者
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
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
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
謚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
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

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
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焯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
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鬪不踰時盜悉就擒
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
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
上䟽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
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
相留正乞召朱熹揚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
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
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

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
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
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
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
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馬會偽學禁
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
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
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
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
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

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
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
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
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
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
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
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
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
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
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

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
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
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
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陞辭請
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
郡減價發糴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
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置達于
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置達于下
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提外歷南紀楚望諸門
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退走馬湖熨斗

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

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

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

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群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

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嬪嬪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

駁是以為此駁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

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

瘞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加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

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
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
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
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
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
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
傳金使人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
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
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土奮然開納除
將作監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中

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秘閣移福建召為太常少
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守秘書監權戶部侍郎初丞相
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盖用神
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纏度少差豫圖銷弭遂
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
興國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
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
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
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
宣撫使叔似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

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
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
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謙駐漢陽為江左節制尋除
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時宜司兵戍襄陽都統趙
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
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
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冑誅諫官
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
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
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

鍾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
也父著為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中淳熙二年進
士累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詳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
廟嫌諱甲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
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 三日金
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
權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
北安撫使甲謂荊州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瀘之

以爲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卽
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
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
師敗岷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縣先是曦已遣姚
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爲蜀王甲時在漢嘉
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
守關而曦陰徹募關之戍金自板谷谷繞出關後思
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扞禦松謀
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撫甲兼沿邊制置曦遣後
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

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收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
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
參知政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卽
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
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璧袖帛書
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
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
命以帛書賜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
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
兵悉已渡江而已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

區處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為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壁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鑄藏之未幾金自鶻嶺關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冑誅上念甲精忠拜寶

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枵爲科糴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夔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夔成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

事董居誼爲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
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
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
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
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
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有奇錢十三萬以裨
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
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
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
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書所爲夜必書之

名曰自監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謚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
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
總領四川財賦并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
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
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丘崇言統制官李奭乃吳
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密然之挺卒密檄輔權帥
事輔謂職爲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
領事復數月奏以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召守秘書
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

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礮書告於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爲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

韓植而去安丙揚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強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特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

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大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間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

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物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

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
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士
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
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
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
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
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
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
乎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
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
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及
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
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
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
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
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
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
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
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
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
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
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
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
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
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
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
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劄固
亦未至壅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
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

哉徙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
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
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併心一力若上未過宮
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
交諫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
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
孝宗崩又詔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
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論
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
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

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盖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閣門事韓侂胄寢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旣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旣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祐觀吳曦

熙光祖曰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
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
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
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
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詔除右文殿脩撰知襄陽府
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
學士知潼州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
共戴天之讐天亾此讐送死于汴陛下爲天之子
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
天不我怒也青鄆藺會求通不納陛下爲中國衣冠

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盡人而人不我
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
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
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
迫或謂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
夥柰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記園立六日始宣遺
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
大業侂胄敢視之如卑喪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
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王隆
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

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
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所著後漢集
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儼
之以學為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
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以通儒也不幸以開
邊事累之劉甲揚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先祖盛名與
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史三百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兼相襲學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余端禮 李璧 丘密 倪思

字文紹節 李繁

余端禮字處泰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
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
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
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
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

其先聲後實以讐其氣敵疆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
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
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
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
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
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
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
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
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

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後而越兵
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
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
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
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
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
體矣後以薦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
詔以未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
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園丘前期享
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

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城故於太安殿恭謝天
地此特一特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
天地於園丘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
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
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
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
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
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夫
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權兵部侍郎
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祀光宗立

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
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
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
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
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爲吏部侍郎權
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
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
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爲
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
愚所請爲蜀計爲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

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懨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寔竊威柄汝愚等欲疎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

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卽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冑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子嶸工部尚書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壁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卽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冑專

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强請以侂冑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遼討論典禮命侂冑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龔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冑用師意方銳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母輕出而苟沮旣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冑得罪貶壁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爲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冑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

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精衰苟非激昂曷克不應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耻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極潰民於殘雪湔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璧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冑用兵之私而已初侂冑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冑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又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撻其過

覘侂冑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璧又言郭倬李汝翼積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叅知政事金遣使來微示欲和意丘密以聞璧貽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冑侂冑大恚不復以和為意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為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代密璧力爭言丘密素有入望侂冑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密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璧議須用重臣宣

撫薦制置使楊輔為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
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冑疑輔避事壁
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
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
言金人欲縛送侂冑故侂冑忿甚用兵之意益急壁
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冑分禍壁曰嘻國病
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冑以
密旨告壁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壁言事留恐泄侂
冑迄誅壁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
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冑事壁實預聞

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劾三
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
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闖剽果至遂寧壁傳檄
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
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
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
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
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
糧道使不得食卽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
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

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壁嗜學如饑渴羣經百氏搜
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鴈湖
集一百卷清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
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閑書百
五十卷壁父子與弟直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
蘇云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
察推官丞相虞允文竒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
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
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

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
寢密言泛使亟遣無益上入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
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
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
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
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密至海口訪遺
址已淪沒乃奏翔築三月堰成三州舄鹵復爲良田
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
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
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

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密接
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
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
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為樞密密
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令
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
憾之嘗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
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
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
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

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宗素以吳
氏世掌兵為慮陞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
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益撫定諸軍以俟朝
命挺死密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
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
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
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
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
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
服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召以中丞

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
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
平日主復讎冀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
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
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
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
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
此事姑爲遲之密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
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
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

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
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
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
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既寢尤
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
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圍宿壽既而師潰侂胄
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
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
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
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

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

遣陳璧充小使璧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為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冑為元謀若移書宜斲免係銜侂冑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冑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揀刺為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分為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

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宮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

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

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
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
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
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
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
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
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
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
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
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
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入望豈宜
專以縈已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
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
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
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篋而布衣不
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
膏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
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

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蕪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亟復召者對乞用

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自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夫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實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久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援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築古城剏造砦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

李爽代紹節召還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為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

李蘩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

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
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
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
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糶嘗匹馬行阡陌間
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糶病之也泣
數行下糶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
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
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糶實科糶也詔制置使范成
大同等摯相度以聞摯奏諸州歲糶六十萬石若從官
糶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糶為

官糶貴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既量勿務取
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畫利民十一事
上之前後凡三年摯上奏疏者十有二而天子降詔
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遠邇謹趨
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糶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
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摯像祠
之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糶民
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糶一年田
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蘇守太府少
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糶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

繫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繫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繫也上意方嚮用而繫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繫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繫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爲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改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爲怨後繫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猶惡孝宗以問繫繫緘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旣誅曦每語人云

五等焦頭爛額耳勢如李公先見者李繫等論其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挑溪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培論說則正不爲相少制於韓死曾雖有志長救善類而不得以直進願不免君子之責若李繫立言習諫也肯以輕兵在繫之先及其決意用節命葉適直言不從而堅留者其何其理見後先并送後附會之罪查固無以道外公論矣倪聖立辭劇主入受屬權臣三熟不事生風豈有可尚焉李繫所至能舉其政苛賦亦廢其古所謂忠人也

